玉堂叢語

玉堂叢語卷之七

太史瑯琊焦竑輯　錢塘徐象橒校刊

賞譽

曾公魯脩元史時景濂爲總裁極推曾博雅嘗坐論至夜分歎末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輒相視𩐈然一笑嚴陵徐尊生曰南都有博學士兩人曾以舌爲筆宋以筆爲舌實相儷也

正統閒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因居第別之

文定郡望係於南郡世遂稱南楊西楊有相才東楊有相業南楊有相度故論我朝賢相必曰三楊

邵二泉云論名臣於正統景泰間劉忠愍致君臣大義章恭毅明國家大紀于肅愍建社稷大功皆願爲執鞭而不可得者

李南陽嘗曰皐陶言九德王翱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强而義彭惠安公賢翱

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況苞苴就我敢施古三

不惑於公見之人皆以爲確論

丘文莊不屑一世毎稱蔡介夫學醇行潔可方

古人

晦菴劉公語人曰在仕途肯讀書究理惟楊方

震蔡介夫耳

世稱丘文莊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

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爲中官作介愼二

也歷官四十載僅得張淮一圖邸第始終不易廉靜三也

陳蕙副伯獻稱林文安瀚曰賤者即之不知公貴卑者即之不知公尊不肖者即之不知公賢且智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公稟然不可犯也

石文隱爲諸生時與兄户部東濮公俱有文名李文正亟曰諸後進可托以斯文者其石氏

李芳平

鄒東廓爲野亭序摘績云正德辛未益試南省受知於野亭劉公逾月公　賜物掃先塋亟趨以別公握手語曰吾歸不復來矣子國器也善自愛寧直無媚寧介無通寧恬無競只此三言可以覩野亭矣

世宗在藩邸時　獻皇帝語之曰吾楚有三傑若知之乎兵部尚書劉大夏大學士李東陽楊一清也行略

胡世寧薦詹事霍韜云薦賢如不及論事常有餘孤忠勁節近世鮮儷

企羨

宋景濂四持文衡得人爲多援引後學惟恐弗及色溫氣和近之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 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爲法初奉 勑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發大政爲御史之列鄉者相望四

方士得一見先生季於人以爲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曾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無賢若愚感推先生爲大人長者及先生歸　上面發後學無師之歎葢先生之道內誠外恕一出於正故上下信服若是云 行狀

吳公名𥙿字伯宗幼而穎悟鄉先達葛元喆曰此兒玉光劒氣終不可掩洪武三年鄉試明年

禮部廷對旨第一

廖道南曰予遊翰林見有亭一區曰柯亭有柏二株曰柯學士柏何其流風遺澤令人永矢勿諼也蓋其孤介之節剛正之氣所漸被者遠矣

薛文清爲御史時兼至三楊門止投刺而去三楊慕其爲人恨不得一見後訪於朝班中誰爲薛御史始識其面其見重於人如此

刑部尚書楊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

與瓊同事歎曰如薛公當於古人中求之

吳文定未遇時受知於徐武功有人來乞墓志

公曰若欲名宦以榮親耶欲傳世之文耶其人

言爲親不死討正欲傳世耳公曰若是則吳寬

秀才其文足傳世者盍往求之

劉東山邑舉人張某會朝鮮使於鴻臚寺使見

其貌魁因問公起居某詰其故曰吾聞中國有

李西涯劉東山某復扣其優劣使盡地徐曰是

何待言鄉人今廣中憲安南使者入貢問曰爾
鄉劉司馬遠戍西鄙今安否其爲夷狄所重如
此
嶺南人遊國學者北士必問曰遊白沙先生門
否以一字一墨爲驗而因以輕重其人焉壬寅
先生別都御史朱英於蒼梧英預約來參隨官
候先生至掖之從甬道出入先生力辭嘆曰
古帝王尊賢之禮有膝行式車者況區區乎若

中貴謁先生廬至江滸卻肩輿走數百步庚申
朝廷遣官使交南交南人賻先生字舜一幅
易絹數疋入京師時經南安知府張弼儆嘗參
師薦公禮以待先生左布政使劉孟中甫下車
即謁先生於白沙欲請先生入省南面受拜
咨問以風一方先生辭不果賀給事欽執弟子
禮懸先生像於內室有大事必啓焉進士姜麟
以使事使貴州特取道如白沙以師禮見先生

出曰吾閱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有問之者對曰活孟子活孟子　行狀

崔銑跋何粹夫書何子超卓之見具此三書可謂前無古人矣何子守身之潔一介不取蹈道之堅終日不倦俗緣時態掃除盡矣吁可仰哉僕矢心竭力企其一二而愧未能焉

嘉靖初朝鮮國奏狀元呂柟主事馬理爲中國

人材第一　朝廷宜從厚遇仍乞頒賜其所爲

文使本國傳誦爲式

廖道南曰予爲編修時值楊遂菴柄國見其獎

拔善類練達事幾每奏報虜情羽檄夘午一夕

十疏口占指授悉合神筭

恬適

永樂十八年吾紳陞行在禮部右侍郎命初下

文皇帝顧謂尚書呂震曰此朕昔所造就今

日得人用矣於是自六卿以下皆走賀於其家紳一室蕭然了無供具惟一荊進茗而已司寇金公曰叔縉欲學向鍬中耶衆皆笑而起

正統五年楊公士奇求歸未遂與館閣同志者七人倡真率會叙略曰世以文學仕而得入館閣者鮮館閣而得其僚之德同志合又相與壯老不相遠離尤鮮也今學士七人在館閣或二三十年或四十年皆歷事四朝德同志合而以

自幸於是皆老矣正統戊午士奇年七十有四
建安楊公六十有八南郡楊公六十有七文江
錢公六十有六安成李公六十有五臨川王公
六十有三泰和王公六十遂倣唐宋洛中諸老
眞率之會約十日一就閣中小集酒各隨量殽
止一二味蔬品不拘取爲具簡而爲歡數也以
是歲二月六日肇事序仍以官者在館閣不改
舊也顧在坐者文雅風流道義相發如羣玉交

映可謂盛矣而十奇最老猶廁於列能無愧乎內賦近體四韻且屬和章以備他日館閣故事云　文敏公年譜

吳文定被選宮僚人動色相賀公獨愀然曰我何以當此任及日講內殿尤世所榮而公辭之再三及掌制久衆望公柄用當道忌之遜迴不進意公亦不能少無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今處此甚安之衆議爲之冰釋公未遇時下第回

問好病急奔過關不待報轄關主政拘縶公不
爲意以詩上之云獻賦金門昔未收歸心日夜
水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聞說　君王不稅愁
主關者慚而釋之
吳文定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
避如畏在翰林時於所居之東治園亭蒔花木
退　朝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爲具召
客分題聯句爲樂若不知有官者

魯文恪以祭酒告歸乃闢小園於夢野臺之東鑿池築亭蒔花木爲遊息之所總名之曰已有園客至則葛巾野服延坐或泛舟呼酒三數行自歌古詩有物外之趣自作記曰益吾村類樗而今復病是加之朽也樗而朽益無所用之無用則無所屬吾其屬吾矣吾吾屬吾園始爲吾有也苟藥物能吾扶執使吾不樂覩此則公之風致可知矣已有園集

劉野亭自製墓志其略曰歸之日有先公敝屋數楹城之南有別墅一區田百畝桑棗榆柳百餘株繼又於居舍後鑿小池放一舟其中每當春暖秋晴病起意適之時或駕輿登墅或張席命舟徜徉自放於水雲林月之際其所獲賜餘則歲分十之三四以須諸流離貧餓者間嘗進元嗣諭之曰吾老且病沒之日勿請葬祭謚贈勿干名筆爲誄文詩輓有一於是吾不汝子矣

文成或者乃曰公筮仕幾四十年所歷非一官各有所職今何爲不書焉予辨以文翰者衛其所職則啓沃輔翼有關於上下者厥重大于於是無一能効焉書之徒以自貽愧也公孤皆而居之若不能一日安者蓋予性峭直循介既無功業以爲顯明之資又乏低昂以爲樹立之地不即去則罪日大愧日集士夫清議幷以先所有者而奪之矣歸而居家雖杜門謝客然猶

有車馬遊從之樂有貧餓賙恤之惠若未能絕意於世者盍遊從之樂所以章　上之賜賙恤之惠所以侈　上之恩外此則非所知焉其不敢有卹典文諡之請者盍無實德而尚虛名此予平日所深恥者今若是使予貽累士夫之餘議冥冥爲地下之愧餽矣尚幸有不死可持之以見先祖考於九泉者自揣平生無大過此心無少負焉耳其銘曰嗚呼野亭胡爲而生胡

爲而仕胡爲而歸胡爲而死蓋其生也窮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濫 星明之介祉考諸已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還濫者收則死獲所止嗚呼世有爲野亭嘆者曰如斯如斯後有爲野亭嗟者曰乃爾乃爾

東江致仕還家卽築一傷秋亭在西園中乃次子伯庸新造宅尚未徙居中多隙地可以蒔蔬也東江日處其中課僮僕鋤灌農桑輯要一書

塗抹刪改細書於行間及額上皆滿其書房中見其以藥瓢貯各色菓子懸之梁棟間不下數十種夫以侍郎家居絕足不與外事閉門閒適學爲老圃若將終身焉東江之風流大節亦過於尋常萬萬矣

閻禹錫云薛文清先生平日奏疏削其藁皆不存一日檢閱舊書及讀書錄束置架上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忽遘疾彌

寘正衣冠危坐而逝

王文端公致政家居年踰八十每與夫人合乘肩輿循觀阡陌子孫稱觴上壽備享晚福一日坐觀澄江洪漲諭子孫曰初束髮先生不欲我同事內閣時不能平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當坐首禍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為樂哉

李文正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輩集其家皆海內名流其坐上常滿殆無虗日談文講藝絕

口不及勢利其文章亦足領袖一時正恐與宰
建功或自有人若論風流儒雅雖前代宰相中
亦罕見其比也

邵銳正德初禮部第一人改庶吉士時逆瑾擅
政與焦芳劉宇相結納芳子黃中宇子仁皆爲
庶吉士未幾俱授編脩銳以甲第列仁上亦並
授焉銳恥與爲伍具疏辭免會兄欽力沮之曰
以會元而得史職亦分耳何辭爲俄丁艱歸瑾

敗革傳奉官亦並及之非其罪也後起官江西福建學使抑浮躁獎恬退士習一變官至太僕卿即移疾歸制行絕俗而恥於近名然闇然日章世歸其賢沒之日曾無數金田僅百畝遺命勿干卹典贈副都御史諡康僖益公論云浙江通志

楊升菴書壁云老境病磨難親筆硯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碗夕燈一盞竹在家僧行逕惟持龐公空諸所有四字

何公瑭家居廬舍不過數椽敝衣疏食日以觀書玩道爲樂當世達人公卿亦罕接見惟王浚川呂涇野諸公至屏從造廬雅談終日爲翰林時古朴衣冠不事藻飾而文美在中志存當世既忤時俗左官卒以人望致仕通顯又復乞歸杜門掃跡官司禮餽悉卻不受其於貨利若將浼焉

規諷

方孝孺爲翰林侍講典　國家大政同郡王叔英時爲漢陽知縣遺書曰凡人有天下之才固難能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不能自用其才者也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故高祖得以用之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獲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逢

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孝孺深然之及與政又輒慕古王政即欲見諸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

李侍郎爲江西安福人與人交必推心置腹務盡忠告察後進志於學者獎借誘掖惟恐不至處僚友間勸善規過言直意盡雖衣冠不正舉止失度亦必告焉而人不爲迕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

瑞安高氏墓有有守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磐碑陰銘紋朗朗而款閑宜德間承嘉贊少傅繼葬父銘其半爲神道碑銘且畫高之裔孫恭曰

相公取之蔚矣黄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耳

黄默然

已巳北狩學士周叙自南京貽王文端書曰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即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易曰知幾其神乎書曰愼終於始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惟僩斂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

國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仰效子房之從赤松晉公之營綠野乎叙官至學士又曰爲宋史之修儻不即死成此一事竊名寄壤間他富貴皆無所望所念者國家安則民皆安叙輩亦可偷生畢其素志今歲以來因　朝廷屢有更張不敢避禍屢有所陳未審朝議以爲可否自是

以往亦不敢瀆告一語矣
何文肅爲副使見時政闕失致書於翰學彭華曰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强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用人賢與否恐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爲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悉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

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既苟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而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謂當獎恬退抑奔競以振名教於風頹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婣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與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果小人與黜而退之親不可私也讎不可避也羣言交屬不可徇也以此處之庶乎有者之不

來麾之不去之君子出焉此時事之大者閣下官為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得失人才之賢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子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實秉國成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熟圖之耶

李西涯當國二十餘年一日有人投以詩云清高名位斗南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水綠子規啼罷鷓鴣啼李得之大慙　北窗瑣語

正德時李西涯於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上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無是非之心羅公玘乃李之門人引大義責之書云生違教下屢更變故雖常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

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獻諂以
爲常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
垢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
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
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
而從之不然請先刎生門牆之籍然後公吉於
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竊
誠積直有日矣臨械不覺狂悖干冒之至李得

書淚下

陸文裕云弘治癸亥蘭谿章先生德懋起爲南京國子祭酒一見予遂蒙顧待嘗以事見慨慰諭之曰大凡爲禮貴敬而和不必太促縮令人氣索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凡見一有爵位者須自量我胸中所有若不在其人之下何爲畏之哉此爲庶吉士與座主劉學士司直先生偶道此先生微哂曰此老失言矣孟子所謂藐者

是藐其勢位若如所云是藐其人矣章公援引之至劉公析理之精前輩風度如此

王抑菴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寬一日有新得給事中即欲干撓選法者則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銓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要多切中云

何元朗云余在南館時府公王槐野先生嘗談

西北事一日言王晉溪總制三邊時每一巡邊雖打中火亦費了金未嘗折乾到處皆要供具燒羊亦數頭凡物備是晉溪不數觔盡撤去散與從官雖象頭目亦皆沾及故西北一有警則人人效命時東南適有倭寇余與陸祠部五臺相遇於舍弟家祠部方有贊畫之命余舉似之余曰蓋當時法網疏濶故晉溪得行其意使在今日則臺諫即時論罷不能一日容矣舍弟云

近聞總督有馳數皮箱銀去者不聞有人論參余曰此數皮箱之物未必盡以自私必有同其利者既同其利誰復言之若如晉溪所為則論者交至矣但昔之當事者損己之奉以悅犯難之人今之當事者剝犯難者之肉以飼權貴何怪僨事之不旋踵耶

豪爽

吉水解學士縉天資甚美為文多不屬草頃刻

數千言不難一時才名大譟特杭有王洪希範吳有王璲汝玉閩有王偁孟陽嘗謂希範曰解學士名聞海內吾四人者足以撐柱東南半壁識者謂其知言

永樂中曾狀元棨體貌魁碩文學克贍朝埜咸聳瞻焉有交趾貢使飲量絕人　上令左右舉善飲者款之或舉二都護以對　上曰朝廷上無一能飲者乎曾聞之即自請往　上問曰卿

量幾何曰款此二使足矣不必盡臣量於是飲
徹夜二使皆醉愧而去翼日候謝恩　上俛曰
不論鄉文學只是酒量豈不作我明狀元耶益
賜之酒後病卒且氣絕呼酒飲至醉題曰宮詹
非小六十非天我以爲多人以爲少易簀爲棺
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
力士李金鎗來吳徐武功名試其藝李運鎗庭
中公哂之呼家人取吾棒來棒乃純鐵所爲重

六十餘斤衡李曰盡試諸李謝不習公笑起運棒如飛時時及李頸李慴伏不敢起公擲棒叱之去曰吾豈與若校技者耶

崔侍郎銑飲量洪巨可敵每酣輒歌劉伶能飲幾杯酒也畱名姓在人間陳約之東共同年董侍郎玘堦也小於崔三十一歲視學河南崔業六十餘矣約之雅知量不敵特其少壯值崔病初起即往按部安陽謁之崔與轟飲至夜分約

之大醉跌宕不能支崔謂其從者曰彼且乘[illegible]
暇而鬭我耶復舉十餘白乃别陳遂病至咯血
不起崔嘗與董飲而遇一方士自云能飯崔請
之較匆崔一甌酒方士一甌飯崔已醉而飯不
止凡得五十四甌董至夜俟其歸而偵之則飯
固在盎障眼術也

徐文貞督學江西道遇毛尚書伯溫過其所毛
曰君得無饑否呼侍者捧大盤四其二裴炙鵝

鵝皆大爵其二裝饅頭大如盌者各五十許叉
不置筯以手掇之銀盌二使注酒長醼大爵仿
若無人時文貞年少勇於酒互舉無筭歡然而
別曰公大器也

任遠

尚啟字季迪吳郡人少孤力學能詩文好撫略
與論事輒傾其座人元季張士誠開府平江文
士響臻啟獨依外舅周仲達居吳淞江之青丘

歌詠自適而已時饒介之丁仲容以詞學自雄旁睨若無見啓詩大驚禮為上客啓怡然不以屑意也洪武初與修元史授翰林編修一日薦孫　上御闕樓名見啓大悅擢戶部右侍郎辭罷去仍賜內帑金給牒放還啓身長七尺具文武才於書無所不闚為文喜辯博馳騁上下精采煥發而於詩尤工與按察使楊基翰林待制張羽布政使徐賁號吳中四傑皆有集行於世

解大紳十八舉鄉試第一以進士爲中書庶吉士 上試詩稱旨賜驄馬筆劄而縉率易無所謨嘗入兵部索皁人不得即之尚書所謾罵尚書以聞 上弗責也曰紳逸乃爾耶昔以御史即除御史久之事 文皇帝入內閣詞筆敏捷爲一時冠爾意氣闊踈又性剛多忤中漢庶人讒出參議廣西曰與王檢討偁探奇山水自適上書請鑿章江水便來往 上大怒徵下獄三

譏命獄吏沃以燒酒埋雪中死
黃諫嘗作京師泉品郊原玉泉第一京城文華殿東大庖井第一每進講後必連啜數椀乃去謫廣州每遊白雲蒲澗山水間評其泉以雞爪爲第一更名學士泉人謂不減李贊皇云
崔子鍾好劇飲每至五鼓踏月長安街席地坐李文正時以元相朝天微早遥望之曰非子鍾耶崔便趨至輿拱曰老師得少住乎李曰佳便

脫衣行觴火城漸緊始分手別崔毋一舉百餘觥醉輒呼劉伶小子恨不見我

康海罷官自隱聲酒時楊侍郎廷儀少師廷和弟也以使事過康康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為壽楊徐謂家兒居恒相念君但得一晤吾當為君地康大怒罵曰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楊走免康遂入口喃喃蜀子更不復見

康德涵六十要名倡百人為百歲會既畢了無

錢藥村戕命詩送王邸處分時鄭杜王敬夫名位差減而才情勝之倡和詞章布人間遂爲關西風流領袖浸淫汴洛間遂以成俗

康海答寇子惇云放逐後流連聲伎不復拘檢雖鄉黨自好者莫不恥之又安可與士大夫同日語者阮籍之志在日獲酩酊耳三公萬戶非所願也

王廷陳削秩歸益自放達官貴人求見者多蓬

首垢足囚服䐜之間衣紅絝窄衫跨馬或騎牛
嘯歌田野間人多望而避者
王九思答王德徵云九思者當世狂人也翰林
不容出爲吏部吏部獲罪左遷壽州壽州不可
罷歸田里世之自負豪傑者耳其姓名罔不怒
爲執事獨曰吾何愧此可發英雄一笑也
王廷陳語余懋昭曰僕林居無營上不慕古下
不肖俗爲疎爲懶不敢爲狂爲拙爲愚不敢爲

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沉智鴟夷之逝而汙其富舞景物會意輒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偃臥臥不爲夢厭苦俗途寧獨無與寢究心老莊保養性命江湖乘興漲則不舟雅好雲嶠苔滑磴危鮮不緩𨁝此僕大略也

楊用修好縱倡樂劉繪以書規之答云兹荒戍瑟居得以息黔補刖自惟千鈞之弩一發不鵠

則可采璞矣且文有仗境生情詩或託物起興如崔延伯毎臨陣則名田僧超爲壯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竪欒掾蜀吳元中起草令述山磨愉靡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聊以耗壯心遣餘年所謂老顛欲裂風景者良亦有以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

楊用修謫滇南有東山之遊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可乃以精白綾作裓遺諸伎服之使酒間

乞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會罷賞伎女購歸裝潢成卷楊後亦知之便以爲快

用修在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舁之諸伎捧觴遊行城市了不爲怍人謂此君故自汙非也一措大褁赭衣何所可忌特是壯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

夙惠

宋景濂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聞先生善記誦

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背誦先生以一月為答繇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即記乃自言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背一字不遺繇之告先生之父尚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爾

方孝孺髫齔已善屬文雙眸炯炯如電讀書十行俱下日積寸許見典冊所載聖賢名字或良將相形貌輒默記欣然有願慕之志鄉人呼為

小辯子

羅一峰五歲時隨母李入園收果長幼競取獨賜而後受年七歲父訓於庭不匝月童蒙諸書咸遍明年學於里師時之書里師令遍誦諸生授讀諸生未成句讀而先生皆已成誦矣

彭華方十五六嘗過邑城坐客有持故劵證以爭產者辯論不已公齒坐下獨抗聲曰此僞也衆驚問故曰劵果由革除庚辰年則當以建文

三年書乃曰洪武三十三年非價而何爭者報然而罷

王華六歲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以大醉去遺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復來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果號而至公迎謂曰求爾金耶爲指其處其人喜以一鋌爲謝却不受

練子寧幼從鄉長竹莊先生學命作水竹村居

詩子寧曰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籜能
廼其志少則然矣

倪文毅生而瓌岍秀異甫五歲聞隣塾書聲即
請入遊聞侍文僖公問曰天上更有天地下亦
當有天蓋巳悟天包地外之理業文之餘兼通
吏事偶有羣吏將赴吏部試戲出獄詞爲題令
剖斷旁觀者曰此老吏筆也識者巳知爲他日
非特以文名者

李東陽四歲能作大書　景皇帝召見抱置膝上賜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嘗與程敏政同名　上試對云螃蠏渾身甲冑敏政對曰鳳凰遍體文章東陽對曰蜘蛛滿腹經綸後程官學士李大拜兆於此矣

王文恪公年十二能詩人以呂純陽渡海像求題公援筆書其上云扇作帆兮劍作舟飄然直渡海風秋饒他弱水三千里終到蓬萊第一洲

識者知其爲遠器

鄧公智生而穎異過人十二歲能文章羣經子史一經目即不忘嘗居龍泉菴貧無繼晷之具則聚樹葉燃之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文思警拔千言可立就蜀雖多才未能或之先也年十六舉四川丙午鄉試第一鄉人聚觀公馬上口占曰龍泉菴內小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大相驚丁未第進士授

庶吉士

舒芬之父得一葬地形家曰此地當發鼎元然必四世之後舒父曰我不能待也時芬童年曰父無患若地果勝請移三世祖骸葬於此兒即應矣父從之芬果大魁

程篁墩生而蚤慧人方之孔文舉李長源十餘歲隨父叅政蜀藩方鎮大臣以神童薦之朝英廟喜其應對拜起如老成人 命賜之食

詔館閣即日試之賦聖節瑞雪詩并經義各一篇援筆立就文采燦然諸閣老皆嗟異之暨進呈 上喜甚詔讀書翰林院官給廩餼大學士南陽李公賢安成彭公時皆當世碩儒就之講授李公尤加愛而以女妻之弱冠中成化丙戌第一甲第二授編修沈東之撰傳

楊文襄幼穎異日誦數千言八歲以奇童薦大宗伯姚夔獨器之疏補翰林秀才 憲廟命內

閣選師敎之受業於黎文僖公成化戊子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爲人師有文中子之風焉 謝純撰行略

蔣公冕十歲書過目成誦十五舉成化丁酉鄉試第一丘文莊見而奇之曰台輔之器 行狀

楊石齋廷和少神異稱奇童年十二舉鄉試其舉進士也先於父春 名世類苑

遊覽

文淵閣芍藥三本中淺紅左緋白右深紅天順二年盛開八花李賢遂設燕邀呂原劉定之等八學士共賞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者曰宮錦紅淺紅者曰醉仙顏惟黃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衆謂諫足當之賢賦詩閣院宮僚咸和以爲盛事

徐武功平生好奇每遇遊覽必窮其勝林屋洞

大在包山其中深窈幽黑久無游者武功列炬而入行頗久至一處平敞寬崇特爲幽玅壁上下皆作金色有石乳自上滴下相接至地瑩如白玉胡之曰金亭玉柱者是也中設石床類爲仙者之外室再欲進步則有流水阻絕漸深不能前矣不知何人題曰隔凡字勢飛逸類非人間書也武功欲畱作其間爲同游所促悵然而出自後更無往者

柯潛供職之暇時偕二三知己窮覽勝槩雅歌投壺分韻賦詩襟度豁如也既綜院章就詞林後圃結清風亭亭下鑿池蒔蓮决渠引泉公退偃坐其中又翛然若眞與登瀛洲者

同官詞林者駱公文盛年最長乃與諸君約歲時讌公堂分韻詠菊公各爲屬和詞采爛然盈卷稱一時勝事

劉公龍官暇則與翰林官南都者不問品扶崇

畢修復瀛洲勝會登覽遊宴輒紀諸吟詠蓋宛然前輩風度云

術解

至正間瑞州上高縣有術士曾義山世居縣十五里胡蘆石畔嘗開卜肆於縣南之橋埠有瞽而丐者日過肆前義山必禮而與之語或啖之果餌久之丐者告山曰明日有三人共一目來者有異術君宜叩之明日果有眇一目者曳杖

導二瞽人過肆山隨之拜於縣北之鷓鴣洲一瞽者曰當以小梳爲誓遂以其書授山且註沙指訣盡其秘妙其書名銀河棹山後占卜如神邑人皆知預避紅巾賊行掠無所得恨欲殺之隱匿縣西觀音閣得免遂不復行其術密藏其書於胡盧石澗中臨終謂其子曰某月某日有劉姓過吾家取書畀之戒不可泄後劉公伯溫官江西高安果經山家其子如山言授之公遂

棄官歸青田見　太祖於金陵今獻策言乃云
劉公得石匣兵書乃贊史以欺愚人者耳
趙天澤蜀新都人與同邑杜圭明春秋齊名棄
官薄遊江南無貴賤皆倒屣迎之最善括蒼劉
公伯溫一日行省大臣論江左人物天澤首以
伯溫對衆愕然疑且竊笑之趙公退而贈劉公
文曰蕭何拔韓信玄德師孔明非信任之篤則
泜水之奇八陣之妙何由照耀後世其文載於

翊運録中方劉公之未遇也授之以上法者曾義山而深奇預識者趙公也趙有吳江月下泛舟詩云餘霞斂遥岑微靄生近浦江行得良夜月出鳴柔櫓茫茫天欲流歷歷星可數水螢明乍滅沙禽或翔舞此意誰與同三高渺千古

劉伯溫與夏煜孫炎輩皆以豪詩酒得名一日游西湖望建業五色雲起諸人謂爲慶雲擬賦詩劉獨引大白慷慨曰此天子氣也後十年其

下有英主出吾當輔之衆皆掩耳詩　高帝下金陵劉建帷幄勛爲　上佐開茅土其言若契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劉基授方略基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伏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愼勿妄動日後黑雲漸薄而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卽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基言衆以爲神莫敢

達兗拔城擒賊而還

上欲刑人劉基曰何爲乃語以所夢基曰三人頭上有血此衆字也以土傅之得土得衆之象也後三月當有驗越三日海寧果以城降　上大喜悉以所囚刑者俾基縱之

有齊琦者得傳邵子先天數推言天人與衰甚驗見王公禕歎曰子克異代人物也公亦知世道終不可爲乃歸隱青巖山中若有所待者歲

戊戌 太祖親取發遣使徵之公幡然許曰吾
聞大亂極而 聖人出齊琦之言良足徵乎郎
日詣行在 上見大喜每商略機務悉契 上
衷益加禮敬語必稱子克而不名

宋琮明於易數謂其同進諸進士曰旬月間翰
林多罪修琮其窴乎人初不之信也是科西北
人士無一登第者乃訐奏試官學士劉三吾及
贊善王俊華司憲侍讀張信暨琮同年修撰陳

郊編修劉諤皆寘於法琮以三吾首舉連坐安
置威虜衞其精驗如此
程濟有道之士也建文時以明經爲岳池教諭
岳池去其故鄉朝邑數千里寢食在朝邑而治
岳池學事不廢革除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
兵起宜蚤爲備　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
殺之名入仰面大呼曰　陛下且囚臣至期無
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濟以爲翰

林編修克寬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立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 文皇過徐見碑大怒命左右以鐵椎擊碑甫椎遽曰止止爲我錄碑文與姓名來按碑族誅諸將無得脫者濟名正當擊處得免及淮上諸將敗建文名濟還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免耳立名僧爲建文落髮濟從之出每遇險幾不能免濟以術脫去猶從數十年

建文既考終濟竟不知所之

李古廉陳敬宗同在翰林袁柳庄見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時陳公儀貌魁梧古廉短小聞者未之信後並為祭酒陳公以方嚴稱下古廉以公恕得士聲望聳然衆始神柳庄之術

武功伯徐公有貞天才絕世其學自天文地理釋老方技之說無所不通已巳之禍前數月熒

或入南斗公私語劉元博溥元博亦善占候曰吾亦知之久之不退舍禍不遠矣亟命妻孥南歸皆惡遷有難色公怒曰爾不急去直欲作逢人婦耶遂行比過臨清數驛而土木敗報至矣其後得君柄國銳意功業而居間多不樂時謂所親曰火星甚急俟稍退吾方可以為未幾竟為曹石所擠迄不得伸其志以去天順辛巳七月公居鄉一日語客曰予見天象乎宦官之禍

作矣吾爲吉祥所陷今彼之受禍視吾更慘也未旬日而吉祥從子欽被誅甲申春　茂陵已嗣統公推運造當得二十四年族人以他事憾公將發其語公謝而得免以成化改元併嗣統之歲數之正得二紀辛卯歲偕太守林公入郡學指大成殿鴟吻曰此有青氣上徹重霄文明之祥也來年吳士其有魁天下者乎明年吳文定公及第公雅重文定家食時已有大魁鼎輔

之望後果如其言　庚巳編

蕭提學鳴鳳精星命正德丁丑廷試或以八字祿質之曰孰爲狀元蕭指舒梓溪芬八字曰此是也梓溪果及第復以後事質於蕭答曰功名壽數始終皆羅一峰梓溪矍然曰止此乎曰忠孝狀元足矣後果謫閩提舉壽亦止此且配食一峰祠

姑蘇別駕夏泉江西南城人精象緯之學弘治

甲子擕崑山事云夜觀乾象明歲狀元當在此語稍聞於人舉子十餘輩往問云狀元在城中但未知爲誰顧未齋欣然自任曰屬我矣已而果然

巧藝

高棅善畫法米南宮方壺子畫妙一時初識棅稱賞不置日異時當爲名家在翰院二十年四方求詩畫者爭致金帛修餽歲嘗優於祿入

會有事於方丘熊鼎受告導　駕既齋宿習射殿中百官鴈行入　上勅近臣以弓矢授君射君一發中鵠　上喜勺酒飲以賜明日又射　上詔君至欄前俯身御弓矢爲射容以教君君跪受弓左執之右手執一矢鞬二矢向鵠三發連三中　上嘉勞久之

滕用亨初名權字用衡避諱更今名蘇人自少遊學四方頗多見聞問學辯博文詞爾雅尤精

六書之學篆法之妙高出近世永樂三年被薦時年幾七十矣召見面試篆書用亨作麟鳳龜龍四大字又獻頌符三詩稱 旨授翰林待詔預修永樂大典在官四年卒用亨善鑒古器物書畫嘗侍 上閱畫卷衆目爲趙千里用亨曰首言筆意類王晉卿及終卷果有駙馬都尉王詵名 延休堂漫錄

太宗徵善書者試而官之最喜雲間二沈學士

尤重度書每稱曰我朝王羲之

文皇覽沈度書稱善一時翰林善書如解大紳之眞行草胡光大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王如玉梁用行之眞楊文遇之行皆知名當世而度書獨爲　上所愛凡玉冊金簡用之　宗廟朝廷藏祕府施四裔刻之貞石傳於後世一切大制作必命度書之書婉麗飄逸雍容矩度兼篆八分八分尤高古渾然漢意

張益登進士入翰林益與夏㫤同年及見陳劉初王孟端俱喜作文寫竹後㫤見益竹石渠閣賦出已上遂不復作文益見㫤竹沙絕亦不復寫竹

黃諫陜之蘭縣人博學多通工篆隸行草尤長八分著從古正文五卷杌林宗之藏書繪事館中壁舊寫白菜其上題者先後數百人一日圮衆共惋惜諫一一書之并繪白菜如舊

傳瀚書瀟適雅有晉人風韻翁潮亦攻書瀟時人稱一家二妙

周洪謨上疏請造璿璣玉衡　憲廟即命洪謨自製衆謂必不可成旬日間乃製成以進賜賚有加

傷逝

孫賁字仲衍號西菴五羊人爲翰林典籍無書不讀詩高古爲藍玉題畫坐誅臨刑口占曰鼉

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死後。太祖聞知此詩曰有如此好詩不覆奏何也併誅監斬者嘗訪駙馬不遇題壁曰路青騎馬未還家公主傳宣坐賜茶十二欄杆春似海滿窗閒殺碧桃花

鄒汝愚謫雷州石城千戶所吏目蒼梧吳獻臣廷舉尹順德令邑民李煥於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其父來視責以不能祿養筆之泣受

而不辭弘治辛亥十月卒獻臣往治其喪適方
伯東山劉公至邑不暇出迎廉知其故反加禮
重其貧還其喪獻臣自是知名

魏莊渠與林勿撤書云霍渭厓之匹於世道有
大關係南京一小內臣大叫曰　朝廷崩一座
山矣里人有在山東作縣回者曰昔傳　駕又
將出官民俱不知死所卒賴渭厓回天則渭厓
非但忠臣乃直隸河南山東之再生父母也

萬公士和之歿也鄧直指適按其地晨坐堂皇見左右侍者相向淚承睫詢之曰萬公歿矣嗟乎此豈可聲音笑貌取哉　徐顯卿基志

玉堂叢語卷之七終